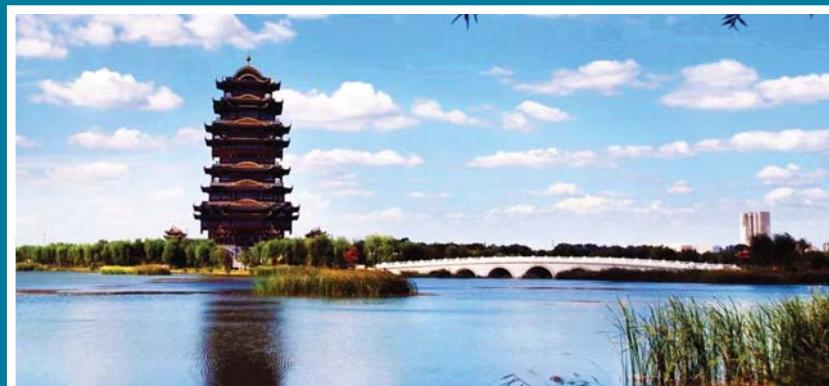


# “俺”“爷们”“老师儿”——老济南称谓里的人情味儿

方言是一方水土最温润的乡音，承载着城市独特的记忆与性情。本文细致梳理了济南老话中丰富多样的称谓习俗，从“俺”到“老师”，从“爷们”到“末子”，这些鲜活的口语不仅是日常沟通的工具，更折射出济南人重礼、亲热、爽直的性格底色。透过这些渐行渐远的老话，得以触摸一座古城流淌在语言中的烟火人情，也唤起对方言文化传承的关切与思考。



□杨曙明

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，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与人情世故。济南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，其方言中蕴藏着深厚的地方特色与礼俗传统。以下便对济南老话中几个常见的称谓进行梳理与解读，以窥见这座古城待人接物的独特风貌。

在人际交往中，“我”是最重要的称谓词汇，不过在济南老话儿中，“我”往往被“俺”所替代。例如：“俺不”“俺不会”“俺说吧”“俺家里的”等等。旧时济南有首童谣：“俺叫可赛，上山挖菜，手脚麻利，眼疾手快。”“可赛”是济南土语“好”的意思。对老济南们来说，如果把“俺爹、俺娘、俺哥、俺姐”换成“我爹、我娘、我哥、我姐”的说法，他们听着可能反倒会觉得有些不习惯。

山东是礼仪之邦，济南又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因而济南人在人际交往中很讲究礼仪。例如：“老师”不离口，逢人称“老师”，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。“老师，请问宽厚所街怎么走啊？”“小老师，麻烦你给我帮个忙。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老济南人嘴里的“老师”之“师”，发音不是普通话的shī，而是有些儿化的shīr。不过，对教师的称呼不是这样，而是“老师”就是“老师”(shī)。

普通话里有个“爷们”的说法，此是对成年男性，尤其是老汉的称谓。可是在济南老话儿中，“老汉”与“少男”，甚至半大男孩之间，却可以互称“爷们”。“爷们，咱爷儿俩下棋，我年轻，你可得让着我点。”“爷们，你年轻不假，可我让着你，谁让着我呢？”“小爷们，快让让道，让我过去。”当然，这种长辈和晚辈之间互称“爷们”的前提，是双方较为熟悉，陌生人之间则另当别论。此外，济南老话儿中“爷们”的说法，还有对“仗义、硬汉”之人敬佩之意。例如：“这人挺仗义的，够爷们。”

在济南老话儿中，晚辈对长辈还有

“老爷子”“老太太”的尊称。“俺老爷子今年快八十了，身体还行，每天都去大明湖边遛弯。”“俺家老太太今年八十三了，虽然有点耳聋眼花，但生活还能自理。”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“老爷子”也可以用“老太爷”或“老爹”来替代，而“老太太”则可以用“老娘”来替代。

济南人也有“哥们”的说法，不过这种说法多半是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之间的互称，而且并不完全是按年龄大小来论。“哥们你放心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”“哥们，你虽然比我小两岁，可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，这回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。”济南人的“哥们”也可也用“兄弟”来替代，不过“兄弟”之“弟”，发音为dī，而不是dī。

在济南，“末子”或“小末子”，是长辈对半大男孩的称呼。“末子，回家给你爹说，我有事先走了。”“你还是个小末子，这活你干不了，过几年再说吧！”需要说明的是：“末子”之“末”，发音为mò，而不是mō。在济南，半大男孩子叫“末子”或“小末子”，而半大女孩子则叫“小妮子”或“妮儿”。“你这个小妮子真调皮，怎么和个男小子似(shī)的。”“妮儿，你赶快回家，刚才你妈找你来。”此外，济南人对男婴的称呼可为“小子”，对女婴的称呼可为“丫头”，这两种称呼都带着亲切的语气。

关于济南老话儿“小子”的说法，常态下多半是说者“恼”了，或是瞧不起人的贬义话语。例如：“你小子可别没事找事，把我惹急了，小心我修理你。”再如：“这小子不是个东西，动不动就要无赖。”

普通话里的伯父和伯母，在济南老话儿中，被称呼为“大爷”和“大娘”，不过这两个称呼都有多种语境。就“大爷”而言，一是称呼父亲的大哥，如果父亲有多位兄长，则在其称谓前缀数字即可；二是称呼上了岁数的老汉，且带有尊敬的语气；三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，指傲慢自恃的男子。如“你看他装模作样的，坐在那儿跟大爷似(shī)的。”就“大娘”而言，一是称呼父亲的大嫂；

二是对年老女性的敬称。如今，第一种语境的称谓已经逐渐被“大妈”或“伯母”所取代，而第二种语境的称谓则已经逐渐被“奶奶”或“阿姨”所替代（“奶奶”一般指更高辈分，“阿姨”则适用范围较广）。

在济南老话儿中，还有“当家的”和“家里的”说法。“当家的”，是媳妇对外人称呼其丈夫。例如：“俺‘当家的’这两天受凉了，在家里躺着呢。”而“家里的”，则是丈夫对外人称呼其媳妇。例如：“俺‘家里的’，这两天正在忙着给小女准备嫁妆呢。”此外，老济南话儿也有“当家子”的说法，不过“当家子”的称呼，是同姓人之间的亲切互称。例如：“当家子，哪天你得闲来家里坐坐，咱们兄弟好好拉拉。”“拉拉”就是“拉呱”，即“说话聊天”的意思。

济南老话儿对亲戚的称呼与普通话也有些不同。例如：“姥爷、姥姥”是对外祖父、外祖母的称呼，“姥姥”亦被称为“姥娘”。再如：“老丈人”和“丈母娘”是女婿对岳父、岳母的称呼，不过这种称呼不能当着面说。普通话中的“舅母”，在老济南人嘴里称为“妗子”，而“两乔”或“两拽”呢，则是姊妹的丈夫之间的互称，也就是普通话里的“连襟”。普通话里的恋人，在老济南话儿中互称为“对象”。

在昔日济南，商店的经理叫“掌柜的”，营业员叫“伙计”，饭店的服务员叫“跑堂的”或“堂倌”。赶大马车的称“车把式”，大户人家的花匠称“花把式”，武术高手称“武把式”，大明湖上和小清河里撑船的称“船把式”，而光会耍嘴皮子，不干正事的则叫“嘴把式”。

语言是流动的岁月，称谓是温情的坐标。这些鲜活生动的济南老话，不仅勾勒出朴素亲切的市井交往图景，也折射出济南人重礼、亲热、讲人情的性格底色。随着时代变迁，一些叫法或许已渐行渐远，但其间蕴含的那份乡土情怀与礼俗智慧，依然值得被倾听与铭记。对方言的留存与关注，亦是对一方文化根脉的温柔守护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殿前失礼背后的礼制微澜

□杨建东

春秋时期发生过一件轶事，两位前来朝见的国君为争座次、争尊卑、争面子而当庭争执，若非主人及时劝解，几乎要在宫殿上当着群臣的面失礼动粗。这个故事记载于《左传》，后世《辞源》《辞海》及地方志如《滕县志》均有收录。此外，薛河出土的唐碑也刻有此事的记载。

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：“滕侯、薛侯来朝，争长。”此事史称“滕薛争长”。周武王灭商后，西周立国，武王之弟周公旦因功受封于鲁（今曲阜一带）。周公旦及其子鲁武公均娶薛国任姓女子为妻。鲁为大国，其南百余里有滕（今滕州市）、薛（今滕州市南部及薛城区、微山县一带）两个小国。滕、薛皆依附于鲁，与鲁世代交好。

鲁隐公十一年（公元前712年），滕侯、薛侯同至鲁国朝见。鲁隐公于殿上设礼接待，薛侯想坐上首，滕侯也想坐上首，二人为席次先后发生激烈争执，互不相让，乃至不顾国君仪范，几欲冲突。薛侯提出理由：薛为周室姻亲，且受封早于滕，故应居上。滕侯反驳道：滕与周室同姓，且任周王卜正之职；薛为异姓，岂能居滕之上？鲁隐公不便直接指责任何一方，便遣大夫羽父上前调解。羽父先劝薛侯：“周谚有云：‘山有木，工则度之；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’周之宗盟，异姓为后，寡人若朝于薛，不敢与诸任齿。君若辱覩寡人，则愿以滕君为请。”随后又向滕侯说明应以礼为重，不可失态。薛侯闻劝，心气稍平，亦体谅鲁侯难处，遂退让就下席；滕侯则致歉后，坐了上席。

此事后来传至周都洛邑，周桓王闻之，不悦道：“滕、薛不朝天子而朝鲁。”遂召二君入周。二君心惧，仅遣使代往——滕遣太子，薛遣其伯父。周桓王愈怒，遂降滕侯爵为子，薛侯为伯。爵位既降，政治地位亦随之低落，此事遂成列国间一时笑谈。

滕、薛二君在朝会上公开争长，本意或是欲为国争荣，然盛怒之下竟将周礼抛诸脑后，终成笑柄，反受贬爵之惩。此后，“滕薛争长”成为典故，屡被后人提及。《宋诗钞》中即有句云：“先后筭争滕薛长，东西鸿背晋齐盟。”历代《滕县志》亦皆载此事。

1997年冬，微山县薛河清淤时出土四方唐碑，其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与开元二十五年（737年）碑文述及当地古迹，均提到此事。开元十四年碑刻有“其地东邻薛国，齐君礼客，却眺滕邦，争长之名”，开元二十五年碑则刻“滕争长之辞史载”。可见至唐代，民间仍传述此事，或许因其间折射出小国在礼制秩序中争取尊严的曲折心态。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